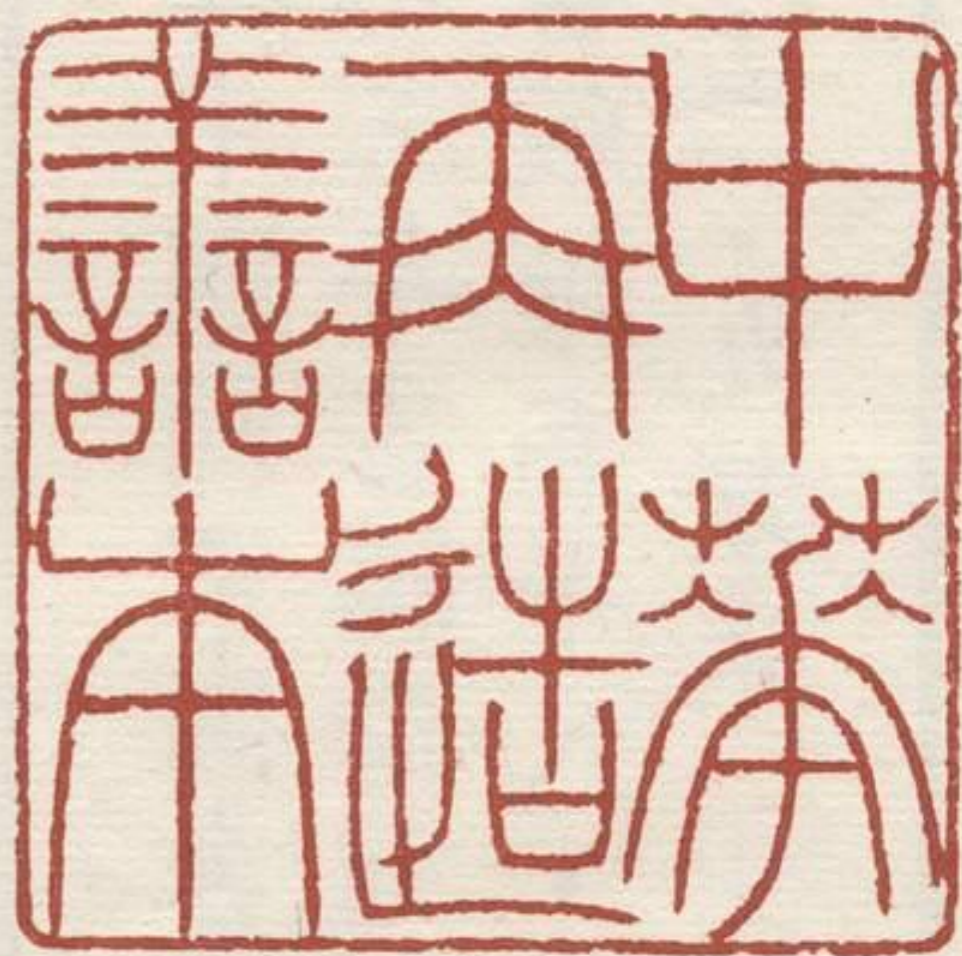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慶  
元三年書隱齋刻本影印原  
書版框高十八·六釐米寬  
十二·九釐米



文章在天地間古今無異者惟  
 前人之作既如彼後人之作又  
 如此夫篇短章千態萬出而曾  
 不能以相一非文章之至于極  
 乎請也曰人心之不同如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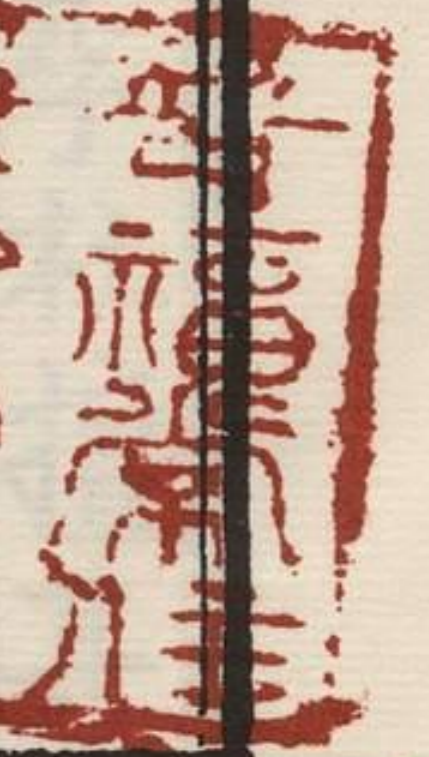
文章在天地間古今無異者惟  
 前人之作既如彼後人之作又  
 如此夫篇短章千態萬出而曾  
 不能以相一非文章之至于極  
 乎請也曰人心之不同如其



國朝三百年名家名賢文粹序

朝散大夫真秘閣知印州軍州勸農事王希撰

文章在天地間古今無盡藏也  
前人之作既如彼後人之作又  
如此大篇短章千態萬狀而曾  
不能以相一非文章之至于極  
不爾也傳曰人心之不同如其  
面焉而後之論者遂以為文章  
如面良有以哉予嘗論之文  
者載道之器不可須臾離可離  
非文也善乎蘇老泉之論曰自  
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  
矣烏辱道散而文勝烏足貴哉  
蓋文章早至唐而盛至



國朝而尤盛也韓柳李杜擅其  
宗楊劉歐蘇嗣其統外此者文  
非不工而求其不離於道者未  
易多得焉則文章固盛矣而亦  
憂之乎其難哉吾鄉抑文章之  
所自出鄉人有欲集

國朝聞人勝士之文刊為一集

序

二

者屬予為序予以被

旨造

朝未暇閱其所集之多寡而敢  
以此意告之奈乎非載道之文  
則不與此集也慶元丙辰六月  
既望眉山王稱季平父書于凌  
雲之舟次

二百家名賢世次



趙韓王

普則平 相兩朝

河東先生柳

開仲塗 開寶六年登進士第

張文定公

齊賢師亮 太平興國二年第

諫議田公

錫表聖 三年第

寇萊公

準平仲 五年第

張忠定公

詠復之 同年第

雷夏先生王禹偁

元之 八年第

富春先生孫

何漢公 淳化三年 狀元

世次

一

三月

楊文公

億大年 淳化中童子召試出身

內翰劉公

筠子儀 咸平元年第

陳康靖公

堯咨嘉謀 三年第

太傅錢公

惟演希聖 咸平中獻所為文拜太僕卿

終南先生种

放明逸 咸平中應詔拜右司諫

王文正公

曾孝先 五年 狀元

夏文莊公

竦子喬 景德四年中制科

晏元獻公

殊同叔 六年神童召試出身

穆先生

脩伯長 祥符二年第

范文正公 仲淹希文 八年第

直講孫公 堪仲任 **天禧**三年第

宋元憲公 庠子序 **天聖**二年 **狀元**

宋景文公 祁子京 同年甲科

余襄公 靖安道 同年第

河南先生尹 洙師魯 同年第

韓魏公 琦稚圭 五年甲科

包孝肅公 拯希仁 同年甲科

文潞公 彥博寬夫 同年甲科

粹廿次

待制孫公 甫之翰 同年第

孫文懿公 抃夢得 八年鼎科

端明蔡公 襄君謨 同年甲科

田宣簡公 况元均 同年甲科又中制科

徂徠先生石 介守道 同年甲科

六一居士歐陽脩永叔 同年甲科

參政元公 絳厚之 同年第

富文忠公 弼彥國 同年中制科

樂全先生張 方平安道 **景祐**元年中制科

趙清獻公 扈闕道 同年第

滄浪翁蘇 舜欽子美 同年第

祕監祖公 無擇擇之 **寶元**元年鼎科

司馬溫公 光君實 同年甲科

范忠文公 鎮景仁 同年第

鮮于諫議 侁子駿 同年第

學士邵公 必不疑 同年第

中丞呂公 誨獻可 同年第

尚書邵公 亢興宗 同年中制科

祥廿六

三

直講李公 觀泰伯 **慶曆**初試制科

王岐公 珪禹玉 二年甲科

臨川先生王安石介父 同年甲科

韓南陽公 維持國 同年第

學士陳公 襄述古 同年第

泰山先生孫 復明復 慶曆中詔拜國子直講

廣陵先生王 令逢原

學士崔公 公度伯易

公是先生劉 敞原父 六年第二人



直講王公 逢會之 同年第

郎中強公 至幾聖 同年第

寺丞章公 望之表民 蔭補官

編脩劉公 恕道原 試經義說書釋褐

濂溪先生周 敦頤茂叔 蔭補官

學士錢公 公輔君倚 皇祐元年鼎科

石室先生文 同與可 同年甲科

諫議孫公 覺莘老 同年第

左丞鄧公 潤甫温伯 同年第

粹廿次 四

學士孫公 洙巨源 同年第

江溪先生鄭 獬毅夫 五年 狀元

無為子楊 繪元素 同年第二人

編脩劉公 放貢父 同年第

左丞蒲公 宗孟傳正 同年第

淇水先生李 清臣邦直 同年第

直講梅公 堯臣聖俞 嘉祐元年詔拜國子直講

老泉先生蘇 洵明允 嘉祐初應詔

東平呂公 惠卿吉甫 嘉祐二年甲科

南豐先生曾 輩子固 同年第

學士王公 無咎補之 同年第

樞密蔣公 之奇穎叔 同年第

東坡先生蘇 軾子瞻 同年又中制科

穎濱先生蘇 轍子由 同年又中制科

明道先生程 顥伯淳 同年第

王襄敏公 韶子純 同年第

橫渠先生張 載子厚 同年第

王深父 回 同年第

粹廿六 五

康節先生邵 雍堯夫 舉遺逸

清虛居士王 鞏定國

待制顏公 復長道 嘉祐中應詔

右丞胡公 宗愈字夫 四年第二人

丞相劉公 摯莘老 同年甲科

丞相章公 惇子厚 同年甲科

無為子楊 傑次公 同年第

尚書李公 常公擇 同年第

諫議王公 覲明叟 同年第

諫議孔公 文仲經父 六年第

待制孔公 武仲常父 八年甲科

太史范公 祖禹淳父 同年甲科

太博袁公 默思正 同年甲科

淨德先生呂 陶元鈞 同年又中制科

中丞鄧公 縮文約 舉進士

學士孫公 覽傳師 治平二年第

芸閣先生呂 大臨與叔 同年第

浮休居士張 舜民芸叟 同年第

辨廿次

六

無盡居士張 商英天覺 同年第

許狀元 安世 四年 狀元

西塘先生鄭 俠介夫 同年第

學士王公 雱元澤 同年第

豫章先生黃 庭堅魯直 同年第

曾文昭公 肇子開 同年第

待制顧公 臨子躬

上官御史 均彥衡 熙寧三年第二人

左丞陸公 佃農師 同年鼎科

待制龔公 原深父 同年第

樞密王公 巖叟彥霖

前溪先生劉 涇巨濟 六年第

元城先生劉 安世器之 同年第

宛丘先生張 耒文潜 同年第

庵峰居士吳 拭 同年第

校理王公 安國平甫 熙寧中應詔賜進士

中丞徐公 禧德占 熙寧中自進士獻策補官

龜山先生楊 時中立 九年第

游廿次 七

賢良吳公 儔子友 同年中制科

陳中翁 瓊瑩中 元豐二年鼎科

濟北先生晁 補之無咎 同年第

學士劉公 弇偉明 同年第

楊祐夫 天惠 同年第

尚書黃公 裳冕仲 五年 狀元

尚方先生張 剛正已 同年第

道鄉先生鄒 浩志宇 同年第

左丞馮公 澥長源 同年第

得得居士任伯雨德翁 同年集

待制周公 邦彥美成

伊川先生程頤正叔 元祐初召為崇政殿說書

淮海先生秦觀少游 元祐初以薦為太學博士

濟南先生李廌方叔

後山居士陳師道無已 元祐初以薦為徐州教授

博士何公去非 元祐初蘇軾薦為承議郎

賢節先生王庠周彥

姑溪居士李之儀端叔

蘇世公

八

斜川居士蘇過叔黨

谿堂先生謝逸無逸

學士馬公存子才 二年第

木鴈先生鄭少微明舉 同年第

正言崔公鷗德符 同年第

錦屏先生馬涓 六年 狀元

跨鰲先生李新元應 同年第

賢良王公當子思 同年中制科

賢良侯公溥元叔 同年中制科

魯國先生唐 庚子西 紹聖 元年第

晁之道 詠之 同年第

忠惠先生翟汝文公巽 元符 三年第

賢良范公 致明 同年中制科

尚書王公 雲子飛 崇寧 元年中宏詞

宇文南陽公粹中仲達 二年鼎科

玉臺先生王 賞望之 同年甲科

固窮先生彭 俊民廷傑 同年甲科

龍溪先生汪 藻彦章 同年第

粹世次 九

新安居士汪伯彥廷俊 同年第

黃致一 定 崇寧初上舍第

梅文安公 執禮和勝 五年第

九峯先生蘇元老在庭 同年第

侍郎劉公 觀中遠 同年第

捫膝先生喻汝礪迪孺 同年第

澗上文入陳 恬叔易 大觀 中以近臣薦賜出身

石月先生余安行勉仲

唐恭愍公 重元任 三年第

蘭陵孫公

勲仲益 同年第

李忠愍公

若水清卿 上舍第

東溪先生王

騰天長

定庵居士陳公輔國佐

**政和**三年第

陵陽先生韓

駒子蒼

召試出身

高隱處士林敏功子仁

政和七年賜号視朝請大夫

丞相何公

棗文縝 五年

**狀元**

工部李公

良臣

司年第

鄱陽先生洪

皓光弼

同年第

粹廿次

一

五峯先生胡

宏仁仲

丞相范公

宗尹

**宣和**三年第

灌園先生計有功敏夫

同年第

苕溪先生劉一止行簡

同年第

曲肱先生熊彥詩叔雅

六年第

芸室先生楊

椿元老

同年第

縉雲先生馮時行當可

自年第

橫浦先生張九成子韶

**紹興**二年

**狀元**

編脩趙公

雍子然 同年第

東山先生何熙志中遠 同年第

金華先生程敦厚子山 五年第

觀物先生張行成文饒 同年第

西山先生邵 博公濟 八年賜出身

思齋先生黃成孫思中

漢濱先生王之望瞻叔 八年第

巽巖先生李 燾仁父 同年第

箕山先生晁公遡子西 同年第

觀堂先生劉望之夷叔 十二年第

卷廿次

十一

靜吉老人宋遠孫仲山 同年第

內翰洪公 邁景廬 十五年中未詞

白雲先生郭 雍子和

南軒先生張 拭欽夫

趙狀元 遠莊叔 二十一年 狀元

方舟先生李 石知幾 同年第

待制張公 震真父 同年第

于湖先生張孝祥安國 二十四年 狀元

誠齋先生楊万里庭秀 同年第



梅溪先生王十朋龜齡二十七年 狀元

丞相趙公 雄温叔 隆興元年第

二百家名賢世次終



卷廿六

十二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一

論著

古聖賢一



晉福元王

巢父論

東坡先生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為至仁故孔子不廢是說曰武足美矣未足善也楊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兩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世祖誠知揖遜之水尚于牛腹則于文之粟豈可溷夷齊之口哉於此知聖人以位為械以天下為產庶乎其不驕士矣

許由論

東坡先生

夫孝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闕然莫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具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下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先生曰主有單食豆羹見於色者曰吾觀之亦不信也

許由遜讓

賢節先生

善足已而施諸人其為道也遠矣善足已而藏諸身其為道也隘矣夫善之所為古君子之難能也大伯伯夷之善孔子常稱焉於許由之遜无文以述之豈聖人隱而不言以為非教乎抑後人妄為說乎家嘗觀史氏載說者曰堯遜天下於許由由不受耻之逃遁究厥旨意未甚詳悉故從而為言夫泰伯之遜文身夷狄間俾國歸季歷以聖嗣文王昌必能恢隆后稷先公之業以只周道豈非示天下之公平夷齊之遜不私以已逃歸西伯以其善養老也後武王伐商二子諫以為後世之法豈非示天下之義乎當堯之聖圖禪位事必謹擇其人于厥心久矣果禪之而不受誠弗知人豈豈說者之妄而傳者惑歟果使有許

由之賢堯必始擢于朝以試用之蓋由潔清自勵志於高道介  
然一身而已明无心於生民也其於公義之規規者不得聞孔  
子不稱者示不可法於後世也故曰善施諸人其道遠矣善藏  
諸身其道隘矣中庸亦有玄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  
也或曰微許由則不能成堯舜揖遜之至德欤曰堯知由之弗  
遂其用則固矣而先擢之者示民之不遺賢也知舜之必受禪  
者亦固矣而後授之者示民心之一于舜道其至于道其至于乎

葛論

臨川先生

舜命其臣而敕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於變則獨无所讓而又  
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垂益伯夷龍皆新命者也故疇於  
衆目而後命之而皆有讓矣稟稟陶變當是時蓋已為是官  
因命是五人者而敕戒之焉耳故獨无所讓也孔氏曰禹垂益  
伯夷夔龍皆新命者益失之矣聖人之聰明雖大過於人然未  
嘗自用聰明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咨而後命焉則何

文一

二

猶於變而不然乎使變為新命者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使變  
之受命之日已稱其樂之和美則賢人之舉措亦少輕矣孔氏  
說蓋惑於命汝典樂之語耳夫汝作司徒汝作士之文豈異於  
命汝典樂之語乎且所以知其非新命者蓋舜不疇而命之而  
無所讓也舜之命夔也亦無所疇而變之受命也亦无所讓則  
何以知其為新命乎夫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非變之所能為  
也為之者衆臣也非衆臣之所能為也為之者舜也將有治於  
天下則可以无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君於衣食而欲其  
化而入於善豈可得哉故命棄以為稷也民既富而可以教矣  
則豈可以无教哉故次命契以為司徒也既教之則民不能无  
不帥教者民有不帥教則豈可以无刑乎故次命皋陶以為士  
也此皆治人之所先急者備矣則可以治末之時也工者治人  
之末者也故次命垂以為共工也於是治人之事具則宜及於  
鳥獸草木也故次命益以為虞也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

則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則可以制禮之時也故次命伯夷以為典禮也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又有禮以節文之則政道成矣可以作樂以樂其成也故命夔以為典樂也借使禹不能摠百揆稷不能富方民契不能教臯陶不能士禹不能共工伯夷不能興禮然則天下亂矣天下亂而夔欲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其可得乎故曰為之者衆且也使舜不能月是衆且則是衆且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衆且之所能為也為之者舜也夫虞夏之所以稱其樂之和美者豈以為我耶蓋以美舜也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美者其美也哉

辨葦論

賢節先生

書載舜任人之事頗詳其理竊嘗見之至命禹及垂益伯夷以遜者蓋宅百揆熙帝載乃禪位之事豈可率一身而負何哉此聖人重舉之難也至於垂益伯夷乃修明厥職伐已給能此

二一

三

賢者之常戒也豈可不遜避乎彼棄契臯陶處職治民久矣功業素著不遜而居之宜焉而能亦始授以職弗遜而後受者朝之群臣舉而位之悉矣能居其末不得其人而遜焉何則命葦典樂教胥子葦不始以遜復表揚而言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何歎美已功而自矜乎曰非也茲大其事而不敢居之所以歸美乎君明已之掌者末焉而已矣夫君之德隆於上民之情化於下上下一誠則諧樂感於心而形諸聲聲和之發則天地之和應矣聖人因為之器以播大其聲而一民心也以至子鳳來獸舞者豈非天地萬物大和之應乎若是言則樂之化由舜德被而致矣而葦之供職備官又何遜之有乎故予所謂歸美者以此

鯀說

臨川先生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圯族而其才則群臣皆莫

及然則舍鯨而孰使哉當時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群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死憾矣

重黎論

公是先生

昔天地之始判也清者在上濁者在下在上謂之陽在下謂之陰其已久矣然而書曰重黎絕天地通何哉曰月天地者名也清濁者躰也陰陽者氣也是雖大物而有上下之異然其治乃反在人人者天地之心也故人道治則天地適其位清濁安其常陰陽辨其序人道不治則上下交亂矣其名雖不變其躰雖不雜其氣雖不改然其改擾矣故古之治天下者必有神民之官以序天地蓋惡擾也凡親上者本乎天者也親下者本乎地者也是以神之事皆屬天民之事皆屬地母以民亂神以神惑民則天地之道得矣然則上下不位乎陰陽不安乎幽明不別乎所謂重黎絕天地通者此也昔觀射父既言其略矣未盡其

文一

四

方也則世雖有重黎而欲絕天地通何由哉吾請言其方凡天子祭夫諸侯祭土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卿大夫二廟士一廟天子祀以會諸侯祀以牛卿大夫祀以羊士祀以豕天子有禘有祫有享有薦諸侯祫而不禘卿大夫享而不祫庶人薦而不享天子以公為尸諸侯以卿為尸大夫士以孫為尸天子事尸十有二獻諸侯九卿大夫士五天子之祭夫下助諸侯之祭一國助卿大夫之祭一邑助士之祭朋友助天子舞六代之樂諸侯舞時王之樂大夫以下不樂也故貴賤有禮上下有等而不相逾所以治神也士以德農以力工以巧商以利二一而冠三十而娶五十而衣帛七十而食肉不耕者祭无盛不績者喪無服不事事者出夫家之征師教之也宗收之也反攝之也下治之也鄉賓之生生有所依死有所歸不犯非禮不慕非福則人勸其業而刑是用指所以治民此可謂絕地天通矣今庶人而得祭天地旅山川祀非其鬼卿大夫

不得立宗廟可謂治神乎庶人服俵服食俵食居俵居男不耕  
女不蚕起而相隨以事神為俗無父子之親無君臣之節下者  
乃為巫祝略計天下常百萬入可謂治民乎由是觀之重黎之  
業已矣然則天地不通乎人神不擾乎上下不瀆乎百事不隳  
乎嗚呼明吾言者可以治天下矣雖使重黎復生何以易此哉

重黎論

編脩劉公

論曰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天者陽之積也地者  
陰之積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鬼神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精  
之至也故屬天人物者言而為聲行而為事形之至也故屬地  
周書曰重黎絕地天通重者治神之官也黎者治民之官也民  
神易治則幽明不相亂清濁不相惑是謂天地不相通矣然則  
神何以亂民曰鬼神之情微矣茫洋乎其不可以智通也恍惚  
乎其不可以類求也故古者惟事神為難謂其必無邪天之垂  
日星地之列山川宗廟之居祖考皆物也謂之必有邪光景不

辨一

五

見於民者好不通於人以有責之殆不信矣故聖人之事神處  
於有無之間致其不可知也然後民信之示其不可黷也然後  
民畏之及世之治民於是以前有責於神此神所以亂民也然則  
民何以亂神曰民者具也欲利而避害情所同也福者利之大  
者也禍者害之極者也禍福者鬼神之所為也民弃常而好異  
舍明而事幽祀非祭之鬼神無妄之福則民亂於神矣然則為  
其治者奈何曰祭祀以其時非位以其常尊卑以其等如此則  
神治矣業有常守事有常法教有常俗如此則民治矣春祠夏  
禴秋嘗冬蒸三年而禘五年而祫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山川日  
月風雨江海皆有其日時也祭天圜丘祭地方澤兆五帝於四  
郊山川丘陵各因其方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常也德盛  
者祭廣德薄者祭由天子祀天諸侯祭土大夫三朝士二廟無  
田者不祭犧牲衣服鼎俎遵豆各視其命數等也二者明則祀  
有常而神不乱矣士農工商四者謂之業士者為孝農者為

耕工者為器商通有無此之謂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之謂俗三者明則人不妄求而民不乱矣故重黎之絕地天通者由此道也

伊尹五就桀論

諫議田公

柳宗元嘗有伊尹五就桀贊其序略曰伊尹者聖人也不夏商其心心乎生人而已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暮及於天下又曰湯桀之辨一常人盡之矣又曰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錫以為柳公所羨之意尚未盡且伊尹在夏也日見其暴月聞其惡歲孰其過在明識先見豈不知桀之惡確然必不可革乎豈不識天之歷數在於湯乎而去就自惑之若是雖急於吾民冀朝暮及於天下所謂徒汲汲於康濟而思慮不精審也使之速去桀而干湯湯之聖伊尹之賢賢與聖合則天下之政孰云晚矣與其五就桀孰若亟去之速也矧君子俟時以行其志時之弗來雖聖與賢孰敢妄動使伊尹忍暮月之遲周歲之晚未

一

六

為後時矣欲朝暮之速無乃太速乎錫以為伊尹於一日而五就桀乎以周月而五就桀乎殆數歲而五就桀乎以理酌之豈一日乎豈周月乎必數月之外不然數歲矣以是計之益不如亟去之速也較而論之肇適于亳醜夏之心素定矣用適于亳相湯之時將至矣於是外自而以一戰相湯之功行已之志得其時矣時之疾速伊尹豈不預料哉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伊尹知時久矣五就之言錫謂孟子垂訓之旨也若然者雖欲速其功而其功可得而疾速乎設使桀能返狂作聖伊尹得而相之其仁雖朝夕及於天下矣而天之曆數復棄湯而在桀乎伊尹聖人也豈惜於天時人事之向背而惑於醜夏適亳之去就哉

伊尹五就桀論

東坡先生

聖人之所能有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為魯司寇墮邱墮費三桓不疑其害已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

醜有夏復歸於亳伊尹為政於商既貳於夏矣桀之暴矣處其  
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  
是以廢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皆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  
也後世惟諸葛亮近之元德將死之言乃真寔語也使孔明據  
劉禪位蜀人豈有異詞哉讀柳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言伊尹  
往來兩國之間豈其有意教誨桀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  
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改過而免於誅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  
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從王叔  
文之罪也

大甲誅伊尹論

河東先生

汲冢書紀年稱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暨即位于太甲七  
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  
宅而中分之杜氏注春秋左氏經傳既終始復是書因紀于後  
意有感其事乃曰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

五一

七

大甲雖身放遠殺伊尹而猶立其子為相也此為大向尚書叙  
說太甲革乖異不知老叟伏生或致昏志將此古書亦當時雜  
記未足以取審也余以為元凱之不章明于此也非耳且伊尹  
相湯功其大矣太甲嗣位書稱不惠于阿衡尹作書以訓之甲  
再不聽命尹乃營桐宮以放甲甲能遷厥行既三年尹奉以復  
其位書有太甲三篇載其事上篇曰王徂桐宮召憂克終允德  
孔氏傳謂往入桐宮居亳位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也其中篇  
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謂其甲既  
終其信德尹乃復之也尹遂作書美之曰皇天眷佑有商俾嗣  
王克終厥德是其甲能易成其善也甲遂聽其言而謝曰過曰  
拜手稽首云尹乃復訓以後書蓋以甲之知其先王之法度可  
而居于位也尹既正其甲于不道已老將告歸復作咸有一德  
之篇以戒于甲書曰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又  
有沃丁篇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冬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今雖其辨已亡獨孔氏傳曰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乃作此篇以戒也其甲而尹之始終事蹟畢見于此竟無言誅尹之說又有伊陟相太戊作咸乂之篇是其子復佐于後王也亦不云甲復立其子也又有高宗說命之篇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下玄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于商俾阿衡秉有商是其後王極誦其先王之休烈以與說企及也又周書君奭篇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是其君已悉見其父子間保全令德也元凱以紀年之辨遽惑于此苟伊尹為君能放其君是其政在尹也能制于甲矣豈甲反能以不道害之乎且尹之相湯伐桀以成其功氏咸知尹而輔矣復以其自立為君而又七年以求其位若是何有甲之所能哉既云尹乃自立是因事而奪君位也為逆甚矣不甲能潛出以誅之豈其反用其子乎必以反用其子其于東肯以平心而事其甲乎盡道而佐其甲乎足以明其紀

年之文夫子沒後諸國雜亂之編記者也不足取耳元凱不自恬反疑伏生以君毫心致昏志一何甚哉且安國叙書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後至魯共王壞孔子宅于壁間得古文科斗之書遂以所聞伏生之口傳者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又得二十五篇是其伏生當時所誦之書于壁間科斗古文證定其真偽也亦無誤耳其所誤者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畢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序悉言之備矣有伊尹實誅即前數篇之書憑何而作出既無所作而出伏生有誤即古文科斗尋亦鑿矣何其漢代諸儒暨安國亦若是耳獨舜典已下能辨之哉儻伏生之有昏志而安國之徒何在焉是以伏生所記之書胡得其誤也元凱之知且識也何可更言或致昏志哉此事尤甚昭然也若曰將此紀年之書疑其雜亂未足以取審則察以前事止可獨曰此書若是有所雜亂者不可兼白老叟之昏志也果是真偽不分矣

或曰紀年之書皆科斗文字非秦漢之所書也斯非子謂六經皆孔子之撰述者子家有殊古史也孔子異其伊尹太甲事以成其書訓于世耳汲冢之書勿是其世之本耶壁間之書勿是其家之書也子曰然若吾所謂夫子之所作固然矣且夫子之大聖公是而公非觀虞夏已來之事各因其微而彰其巨必以質其本矣豈獨于商也有所私而易其元乎或曰子謂誅尹之說既為非矣且太甲居桐三年天下其誰是君紀年謂尹乃自立者此勿有所賴欤子曰古者君喪嗣立諒闇者三年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時惟太甲于元年以被放三年而復之伊尹實居冢宰之位總百官以治非以自立也書所謂既復厥辟者足以明之矣或曰馬遷氏紀古湯崩子太丁未立卒迺立丁之弟丙為君丙即位二年崩立丙之弟仲壬為君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于是立太丁之子太甲是為元年伊尹作伊訓之類之書也如是自湯至甲內有兩帝復經七年何其伊訓序云成湯既沒

卷一

九

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也又其紀之下諱云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其太甲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傳謂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也其紀年稱仲壬即位御士伊尹崩而立太甲大與馬遷之紀頗同而獨孔氏之書年祀帝主有此差異孰為非乎子曰遷之書為紀年之書若等類也皆非聖人之作矣有所自不明白其事耳或曰然何其馬遷之書其下之諱太甲之反政與伊尹之卒之類無所異其商書也子曰遷之著此書當其時蓋欲自廣耳執而一紀其經之事又懼其皆孔子之言于已無所大也須以參雜外之書用混其本矣斯亦不足致心于二三蓋諸國之雜亂者也嗚呼君子常謂慎其所為也若懼其若此之感于後也

伊呂論

徂徠先生

人稱之曰伊呂以其道相近心一出功切同也余以謂伊呂之

功則同其道其心則有異者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在畎畝之中不以其君無道而遂忘其君不以其將必亡而遂棄其國五往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欲其君之克念其國之不亡禹未泯祀伊尹之心也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遂棄其國不往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晏安坐於碯溪之中忍其君不道俟其國將亡者呂望之心也然伊尹卒不得見聽桀卒不能知蓋夏卒不能復存終歸于湯而放桀滅夏先就其君而君不從不忍其民之塗炭然後歸湯得君子去就之道矣向若桀能納伊尹之謀克念作聖夏之祀未殄矣望之心曷嘗及於此乎君暴虐於上民塗炭於下國之祀日且墜矣不一起往就其君救其民存其國祀直以歸于文王佐武伐紂滅商不一就見其君進其說安知其君之不受其說之不行直棄絕之望之心不如伊尹之心望之道不若伊尹之道萬分之一紂有悔亂改過之心以為太公黜其惡政而從於善湯之社未迁矣惜乎望之不一往也

辨一

十

伊尹論

東坡先生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敢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著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顧也夫

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  
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以為異而以御相之  
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  
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亦嘗有其志矣得失  
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  
孔子叙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  
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  
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  
之天下不以為譎以日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  
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  
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  
子蹈常而習故態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下  
群起而誚之不知示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同者亦  
以過矣夫

伊尹論

賢節先生

為臣至於伊尹則進退之節盡矣本其不志於富貴而志於為  
民故能取大道之權行聖人至難之事茲所以為伊尹歟方其  
湯以幣聘之也貢之於桀使之去臺而適夏故曰惟尹躬先見  
于西邑當是時桀居有為之位處可為之勢則其致治之易若  
決江河而下豈不順哉伊尹知湯之患不私於己夏惡不悛故  
復歸於湯昔之事夏君臣之分止也今日之去可以不仕矣此  
介節之士全終始大義之時也而尹之不然何也世無伊尹湯  
不可以有為世無湯不能知伊尹之操惟其一心急於為民故  
事聖君而無嫌也其後太甲不明為臣之分三諫不從以道而  
事之不可則止此自重之士全身遠害之時也而尹之不然何  
也臣非伊尹則太甲必不能遷善若非太甲則不能盡伊尹之  
忠元勳故老與國同其戚休故不敢自絕於君也前於此者未  
嘗有應天順人之事伊尹相之而不愧天下亦無所恥未嘗有

營于桐宮之事伊尹行之而不疑人君亦無所忌苟非伊尹吾誰望乎既復政厥辟而其告歸又何早也嗟乎太甲既克終允德則所以報成湯之忠亦至矣此而不歸是自有其功責報於君也惟告歸之速惓惓然不忍忘君而去故咸有一德之篇於是乎作雖然姑可少留以輔成其治乎曰可也而尹之不留豈無意哉蓋深有望於太甲故也記曰君子不盡人之忠不竭人之歡當其勇去不俟於既厭使太甲知留不能欲報不得堅其相言之誠推是心以守吾言則寧敢忽耶或曰若是則近於要君矣曰非也希富貴以固權不可也要君使聽其言所益在君而君身不預不亦可乎雖然伯夷之避周而異於伊尹之進蓋武王已有太公之佐故也公旦之負孺子而未若伊尹之甚蓋成王幼而無失故也畢公弼亮四世不同伊尹之去蓋畢公無震主之權故也志雖不同同歸於道為伊尹者豈不尤難其事耶愚故曰為臣至於伊尹則進退之節盡矣

伊尹傳說

箕山先生

伊尹耕於野傳說築於嵩非有求於湯與高宗也而湯與高宗求之是以聽其言惟恐有不盡焉言之未嘗不行也伊尹傳說豈誠小人欲食其力以老於耕且築哉子貢論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孔子亦求之者也所以求之者以溫良恭儉遜爾蓋異於人之求之也伊尹傳說文在下願亦修是德焉而湯高宗聞之其捨諸伊尹傳說可謂善求之者也

伊尹論

諫議孔公

或曰孟子稱伊尹之居莘湯二以幣聘之然後起即為之臣則伊尹可謂難於自進矣然而又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其去就之易進退之速如是哉蓋非伊尹之事而孟軻之傳妄也應之曰三聘而後為之王者伊尹之所以自重其道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之所以致湯之志也古之賢士方其上之不我用也則深藏遠挾於畎畝丘之間而不怨及遇其時得其君也

也九然當父師之隆禮而不諄然而王公大人能屈身以下人  
卑已以尊道者自古常少也伊尹以堯舜之道磨礱浸漑自得  
於心爲日已久至於濟民救世之業蓋其胸中之餘事然成湯  
信道之淺深未可知也召而聖往則道不尊道不尊則言將不  
信而志將不行也故優游以俟其禮持重以觀其意然成湯之  
幣凡三至而不倦則其尊賢重能之心可以見矣於是釋耒耜  
而起爲商之輔相卒於君臣相得言聽計從配功皇天故曰伊  
尹三聘而後臣湯者所以自重其道也雖然伐夏救民豈成湯  
之所欲哉將出於不得已耳蓋湯之於桀曰也夏之於商君也  
臣之於君情義甚至常欲其本支之靈長社稷之永久宗廟之  
安固臣民之和附雖桀之甚不肖而成湯之意豈欲遽弃其位  
而投之南巢之野哉固將導之以仁說之以義幸而一日有改過  
遷善之意則夏之宗祀庶幾不絕而桀之過惡不必究也於是  
使伊尹就桀而事焉使之告桀以事夫庶民之其難奉承宗廟之

不易悔吝之可虞禍敗之可畏善之可積過之可悛丁寧深切  
見之於其言憤慨果敢形之於其色雖桀之昏驕以爲猶可滌  
濯追琢而爲堯禹也桀既不能改而湯以爲未足深咎也於是  
再使伊尹就仕之然猶未改至于三至于四至于五卒不改其  
惡於是伊尹以桀爲不可諫民終窮而無告矣乃復於湯而決  
外師之戰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此之謂也  
故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所以終湯之志也由是觀之則伊  
尹之事雖若紛錯而難明及挈率而理之可以合而爲一孟子之  
言未嘗妄也噫成湯伊尹事業之勤至此蓋亦足矣而後世奸  
怪之士如莊生之徒乃或以剛矣忍詬爲伊尹之行彼徒見伊  
尹贊湯之伐桀而不知其佐湯之事夏也自漢以來左官附益  
之臣如魏之荀文若宋之劉穆之曹之裴寂皆以其區區之權  
詐離故君而附新主以徼天下之大利彼其意皆欲以伊尹自  
處也夫豈知古之君臣用心之厚持義之固哉夫誓曰肆余以

爾友邦冢君憂致手商惟受罔有後心於是其牧野之事夫武王觀政于孟津者與商王之悔過也及其不悛然後伐之故伊尹之就桀武王之觀政其事雖不同而其意一也

太公論

賢良王公

聖人處紛亂之中欲有所為未嘗不先為之謀也其謀之不在乎他在乎所存而已故謀之甚雄則其所存愈高謀之甚大則其所存愈重古之人有行之者太公是也太公之隱居也優游於渭水之間以義自持以道自重而無所苟於俗觀其所為非徒自守而已此其中必有所謀也何以言之夫商之衰天下之厭亂也久矣以太王王季之德而猶未足以有天下蓋君臣之分人知其不可也當此之時欲出而為之倡與天下決夫去就之義則非鎮重而可信者不能使之皆然也然則太公之所為求以服天下之心而係天下之望邪昔者顏淵問仁夫子曰克己復禮仁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問其自夫子曰

非一

一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嗚呼此夫子之所以訓顏淵者乃以太公之謀歟夫非禮勿言及其言也天下莫不服其言非禮勿動及其動也天下莫不服其動非禮勿視及其視也天下莫不服其視非禮勿聽及其聽也天下莫不服其聽且言動視聽既為天下之所服矣其欲起而有所為者天下其誰不從之此所謂天下歸仁歟嗚呼以顏淵之資加之數年之力以行夫子之言天下不足定矣不幸短命而無以遂其志故顏淵死夫子哭之慟凡以此也後世獨諸葛亮深知其謀以為可用故堅卧於南陽而以忠信仁義聞於天下惜夫劉備見之其晚舉夫天下之眾已巨服於曹操而後方有所為故其業卒不能振然觀其初起之日東附於孫權西起於劉璋張松法正皆皆其故主而樂為之用以敗亡羈旅之人不遠巡而跨有挾翼亦未始不由此也由此觀之太公之謀皆為於未起之前而非為於已起之後也世俗不察以為太公遊說諸侯不遇而卒歸之文王

以司馬遷之雄而猶有感於此安知所以為太公欤夫所以為太公以其德之可信也太公既遊說諸侯則亦浮躁苟且之所為也天下安取信哉蓋戰國之士假此以自申也魏曹煥之王荀攸賈詡皆當世之謀臣也出奇定策詡又居多而君子之論以詡為劣蓋其不能自重而輕於進取是以進退無常而其德不足以服人君子卑之以為非深謀遠慮之所存也然以太公之才而為賈詡之徒欤故論太公之所存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







